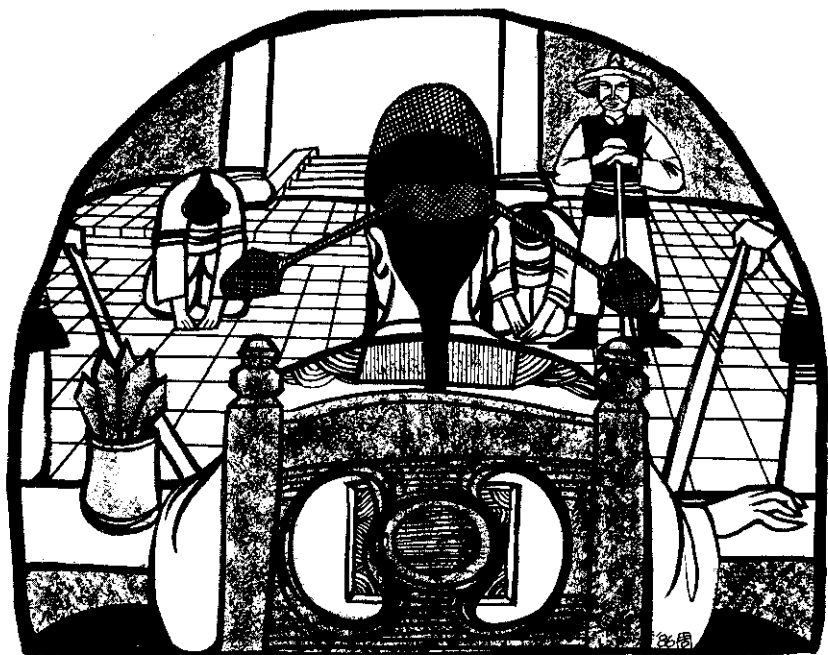


三班衙役聞言，隨即侍候老爺升堂，並將人犯次第帶到。



朱大人

文：孫以蒼
圖：周文萱

浙江歸安人朱山，進士出身，大清乾隆二十六年調任彰化知縣。到任後，先謁孔廟，次視監獄。見獄中關了不多少囚犯，問獄吏道：「這些人都是殺人凶犯或江洋大盜嗎？」獄吏答稱：「不是，多半是小偷。」朱山道：「偷竊，也不犯什麼大法，何必長期關他們。我這就陞堂重新審理。」

三班衙役聞言，隨即侍候老爺升堂。並將人犯次第帶到。朱山訊問一番，無非是些偷雞摸狗的細小案。問完了，當庭每人給予五兩銀子，訓誡他們道：「這五兩銀子你們拿去當本錢，作小生意以糊口，過去的事我既往不咎。今天我跟你們約定，如果以後有人再敢偷竊，一旦教我抓到了，我就把你們打死。現在在你們也不用什麼舖保，統統回去吧。」

過了沒好多久，捕快捉到一個賊，一問，知是前次所放的其中之一。朱山怒道：「慣竊惡性難改，更何況當初已有約定在

先，不可寬恕。」吩咐衙役當堂給我打死！不久，又捕獲一名，朱山再打他杖斃。於是，邑人警駭，相戒道：「這位縣太爺不好惹，少犯法為妙。」

又過了數月，捕快復擒住一名累犯，朱山方喝令行刑，見犯人流淚滿面，表情痛苦，朱山道：「犯法者死，本縣到任之初，已與爾等言明，你有什麼好哭的？」

犯人道：「小人自知必死，適才歸案時曾與老母訣別，忍不往悲痛，所以才落淚。」

朱山吩咐衙役到門外看看，果見一老邁的婆子抱着席子等在衙外，準備替兒子收屍。衙役據實回報，朱山道：「人有孝心，尚可覺悟悔改。」於是再給他十兩銀子，嚴飭道：「你拿這點錢，到外地去負販為生，养活老母，不要再留在此地，否則，捕快抓到你，我想救也救不了你囉。」其人叩頭謝恩而去。

往例，除田賦外常於每甲士

地多徵收幾合糧食謂之「私奉」，充作縣令私人應酬之用，每年約有兩千多兩。朱山不准繼續徵收道：「正供而外，則屬橫徵，身為父母官豈可斂民財而使縣民貧困？」

過去，府道等上級官員，至下屬縣份視察，縣令巴結奉承唯恐不及，供應應者侈，賄賂公行。某日，臺灣巡道德文視察彰化，衙中屬吏向朱山建議應多收購古玩玉器，綢緞細軟，以媚大吏。朱山不聽，僅送白米十石，山羊四頭而已。德文以為朱山有意給他難看，大為不悅，回到府城立即下了一道命令要清查丈數全縣田畝。封建時代，所謂清查丈數田畝，等於變相誣詐鄉愚，侵佔民地。

此令一下，彰化人心惶惶，士紳富戶乃晉謁縣令，表示願獻萬金以乞免。朱山不可，斷然道：「我在此一天，一天就不會無緣無故的清丈土地，也不會賄賂上司。」德文見朱山不遵上級命令，怒不可歇。遂劾奏朱山不守法度，朝廷不察，命速捕朱山解至京城嚴訊。



既然這樣，我們送大人上船。

逮捕委員至彰化，縣民大憤，數萬人揭竿荷鋤將委員圍困。氣勢汹汹，委員見狀恐懼的向朱山哀求道：「朱大人，我等是上命所差身不由己，請大人教百姓們不要為難我們。」朱山向百姓們道：「各位父老如果因為我而抗王法，是殺我而不愛我哦！」百姓們道：「既然這樣，我們送大人上船。」大夥直送朱山到碼頭，糧食、錢幣、幾投滿了船艙。

到福州，羈押了幾個月，福州將軍知其冤，代奏朝廷，請赦。乾隆召見，復原官，朱山剛回到廈門候船，聖旨又下，調升漳州知州。朱山遂藉機返浙省親，到家一看，房屋已全部翻新，大吃一驚，以為自己出事房子換了主人，徘徊良久，不敢入內。碰巧其妻出外購物，夫妻相逢，驚喜交集，探問之下始知罷官那年，彰化士民集資數千兩代為修葺。並另置良田數十畝。以報答其愛民之情。

你拿這點錢，到外地以小販為生，養活老母，不要再留在此地。否則，捕快抓到你，我想救也救不了你羅！

